

土耳其在叙利亚阿夫林地区开展的军事行动,牵动着有关各方的神经——

“橄榄枝”行动:炮火中袭来“表情包”

■李瑞景 陆 锋 本报记者 张文文

军眼聚焦

2月1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已消灭790名武装人员。

这场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开始于1月20日,土耳其军队与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对美国支持的当地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发动了打击。土耳其此举使“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叙利亚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有关各方在这场博弈中的“脸色”,也十分耐人寻味——一大波“表情包”正在袭来。

强硬,变成尴尬 ——土耳其的愤怒有多强烈?

土耳其此次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其决心之坚定、行动之迅速,确实有些出乎外界的预料。

1月20日,行动开始当天,土耳其空军出动多架F-16战机飞越边界进入叙利亚,空袭“人民保护部队”的军事观察点和燃料库等目标。随后,担纲地面进攻重任的土军装甲部队和“叙利亚自由军”连续拿下七个城镇,并且在夺取库尔德武装关键补给线的战斗中取得胜利。1月27日,土耳其政府更是向美国直接喊话,要求驻叙美军立即撤离被“人民保护部队”控制的曼比杰。

土耳其的怒火其来有自。土耳其一直认为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是土国内分裂势力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担心其势力坐大,诱发土国内分离主义倾向,危及国家安全与稳定。在叙利亚内战中,拥有美军支援的库尔德武装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以库尔德武装为主力的“民主军”,不仅稳固了传统的库尔德人聚居区,还夺取了原先由“伊斯兰国”占领的许多城镇,其中就包括幼发拉底河重镇曼比杰,使得库区大有连成一片并持续西进获取地中海出海口之势。1月14日,美国主导的多国联盟宣布将以库尔德人为主力,在叙利亚组建“边境安全部队”,规模将达3万人,更是踩到了土耳其的底线。虽然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略带保守地称行动的目的是在阿夫林地区建立一个纵深30公里的安全区,但土总统埃尔多安则宣称,土军将“像压路机一样碾碎任何威胁”,彻底剿灭土叙接壤地带的一切库尔德武装。

行动伊始,土耳其放出了一周拿下



阿夫林的豪言,宣称军事行动会“速战速决”,但战事的进展并未如其所料。在土耳其军队长驱直入的过程中,库尔德武装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多次对土耳其军队发动突袭。2月3日,土耳其军队遭遇了行动开展以来的最大单日伤亡,至少7名士兵丧生,还被“人民保护部队”发射的导弹击毁了一辆坦克。屋漏偏逢连夜雨,同为北约盟国的德国日前也以土耳其滥杀无辜为由,宣布停止对土耳其引德的“豹-2”式坦克进行升级,并对土实施全面武器禁售。

如果说上述这些情况还难以影响土耳其的决心,美方的反应就令土耳其不得有所顾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日前表示,美国不会考虑从曼比杰撤军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土军有可能与美军发生正面冲突。2016年土军的“幼发拉底盾牌”行动以及去年秋天的拉卡攻坚战中,当土军准备对库尔德武装采取行动时,美军都会出动兵力上街,令土军知难而退。眼下,美军故伎重施,拒绝从曼比杰撤兵,也让土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土耳其究竟有多大的决心来继续推进战事,也有待观察。

隐忍,然后变脸 ——美国政策调整有多迅速?

由于库尔德人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被观察人士解读为

对美国的“打脸”。“橄榄枝”行动发起次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向外界证实,土耳其方面事先告知了美国方面。他还称,土耳其是北约成员中唯一一个境内存在活跃叛乱势力的国家,土方有“合理的安全关切”。这也表明,对土耳其的这次军事行动,美国最开始保持的是默许或者隐忍的态度。

不过,这样的态度很快发生了改变。1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埃尔多安通电话时警告土耳其要慎重行事,“避免任何可能导致美土军队发生冲突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宣布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叙境内的2000余名美军也接到了“可以进行自卫反击”的命令。美军领导的联军发言人表示,驻扎在叙利亚曼比杰的联军已经做好防御土耳其进攻的准备,“土军的进攻将会导致北约盟友之军的直接冲突”。

美国最初的隐忍和之后的变脸,看似矛盾,其实都比较容易理解。当初,美国同意土耳其加入北约,看中的就是其能够帮助北约减轻来自俄罗斯和恐怖组织的压力,必要时还可充当北约的“炮灰”。因此,美国不想与盟友土耳其彻底翻脸,更不愿意把土耳其推向自己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一方。

然而,土耳其明里暗里与俄罗斯眉来眼去,早令美国感到不快。在其他反对派被证明不堪大用之后,库尔德武装已成为美国在叙利亚危机中最为看重的力量。无论是削弱巴沙尔政权,还是防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卷土重来,抑或是遏制伊朗,库尔德武装都是美国最

有用的“棋子”。某种意义上,失去库尔德武装,美国就失去了在叙利亚局势中扳回不利局面的抓手。看到土耳其要把库尔德武装赶尽杀绝的架势,美国自然要出手相救,对土耳其敲打一番。

所以,与其说美国的政策调整有多么迅速,不如说美国的战略是何其稳定——不管什么时候,一个分裂的中东,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一点,已经无数次得到了证明。

谴责,还是偷乐 ——叙利亚的心里有多无奈?

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原来在战场上形势看好的叙政府军又迎来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不过,土耳其在阿夫林地区的“橄榄枝”行动,对叙利亚当局来说,可谓是“幸福的烦恼”。

对于土耳其的越境军事行动,叙外交部副部长梅克达德将之谴责为“军事入侵”,并称叙空军“已做好准备击毁现在叙利亚高空的土耳其目标”。

话虽强硬,叙政府的警告在当前却更多地停留在宣示的层面上,尽管阿夫林的地方官邀请叙政府军进入,受到打击的“人民保护部队”也放下颜面向叙当局求援,叙政府军却一直迟迟未见行动。

一方面,在打击要“裂土自治”的库尔德武装这一点上,叙利亚和土耳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叙境内库尔德人的政治主张各不相同,最激进的要求与土

耳其、伊朗、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联合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次之的是要求叙总统巴沙尔下台,温和一点的也要谋求实行联邦制政体并实现自治,这些都很难为叙政府接受。所以,对于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武装的行动,叙当局尽管嘴上谴责,估计心里也在暗自偷乐,宁愿“让子弹多飞一会儿”。不过,心腹之患要靠外力进入自己境内打击,叙利亚心中想必也是满满的无奈。

另一方面,这也与叙政府“先南后北”的基本“复国”战略有关。当前,叙政府军的行动重点,一是在首都大马士革东古塔地区展开针对反对派的围剿,以确保首都核心区的安全;二是打击以“征服阵线”为首的极端势力,以打通大马士革至阿勒颇的战略走廊。因此,不管是兵力上,还是精力上,叙当局暂时都不愿卷入土耳其在北部地区开辟的新战场。

观望,外加劝和 ——俄罗斯的收益有多丰厚?

勇猛果敢,是“战斗民族”俄罗斯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其实,在叙利亚战争中,俄罗斯在战略上的运筹帷幄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在发动“橄榄枝”行动时,土总统埃尔多安就表态说,已与俄罗斯进行过协商。驻守在阿夫林地区的俄军人员在土军进攻前便已撤走,也从侧面印证了俄罗斯对土耳其军事行动的默许。

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重要盟友。美国宣布以库尔德武装为骨干组建“边境安全部队”,无疑将增强库尔德人在叙利亚未来局势中的影响力,这显然是俄罗斯不愿看到的。土耳其发动“橄榄枝”军事行动,俄罗斯自然愿意“坐山观虎斗”。对俄罗斯来说,这不仅可削弱库尔德武装的力量,也可借机分化美土关系,挤压美国在叙利亚和中东的战略空间。

更令人叫绝的是,在“橄榄枝”行动展开的同时,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方倡议,在俄南部城市索契召开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并取得积极成果,启动了叙民族和解及制定新宪法的进程,打破了叙利亚问题的僵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索契达成的协议表示,这意味着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由理论进入实践阶段。此次会谈成果将作为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叙利亚和谈进程的一部分。

军事上,自己不费一枪一炮,便可坐享渔翁之利;政治上,推动索契和谈达成重要共识,彰显自身影响力。俄罗斯谋划可谓深透,收获可谓丰厚。

军眼观察

从叙利亚战场看未来战争模样

■李瑞景

“一场微型世界大战在上演。”美国《华盛顿邮报》曾这样形容叙利亚的混战。叙利亚战争中,各武装派系间的混战,单看其自身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或是作战人员的战技术水平,都难称现代化。但美俄等世界顶尖军事强国,以及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大国纷纷参与进来,将一些新型装备投入实战,并借此检验军事改革的成果与战斗力建设水平,这场战争也洋溢着现代战争的气息,并依稀透出未来战争的模样。

“混合战争”成为常态。“混合战争”的概念由美国军事专家霍夫曼于2007年提出。在他看来,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和“小规模非正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美国参与的利比亚战争以及俄罗斯介入的乌克兰危机,都能看到“混合战争”的影子。叙利亚战争中,美俄等国均综合运用常规部队、游击队、特种部队的复杂组合,此外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武装”运用“不太干净的手段”。这些都表明,“混合战争”理论正被大国全面实践于现代局部战争。

“战争无人化”趋势凸显。这是机器人首次被用于战场攻坚;在拉塔基亚省754.5高地争夺战中,俄军无人机的战场实况传送到“仙女座”-D自动化指挥系统,操作员据此操纵4台“平台”-M履带式车和2台“阿尔戈”轮式机器人对敌攻击,由叙政府军紧随其后扫灭残敌。最终,“无人”胜“有人”,此次击毙70余名武装分子。其实,使用“无人作战平台”并非是美俄等大国的专利。1月6日,叙反对派使用13架攻击型无人机,每架搭载10枚重达400克的自制炸弹,企图对俄驻叙的赫迈米基地和塔尔图斯基地发动攻击。据俄方披露,此次“无人机蜂群攻击”的战技术水平相当高,每架无人机都安装了无线电电子设备,实现了预编程自主飞行和弹药投放。有分析指出,未来俄基地将随时面临由50-100公里外的无人机发起“新型游击战”。

“电磁作战”水平领先。美俄目前在叙利亚对抗的方式主要是无形的电子攻防战。美国专门针对俄罗斯的监视雷达进行了电磁干扰,以避免战机受到侦察与定位。同时,各种无人机也在战场上收集俄军的电磁频谱信号。为进行干扰与反干扰,俄空军出动了伊尔-20电子战飞机专门执行电子侦察和干扰作战,老旧的苏-24战机也装备了最先进的电子战综合体“希比内”。此外,俄还部署了“杆杆”“水银”等电子战系统保障基地安全。俄军在应对上述“无人机蜂群攻击”时,除了利用防空火炮击落7架无人机外,还利用先进的电磁作战系统,成功控制了另外6架无人机。可见,电磁作战正从侦察、干扰、软破摧毁逐渐发展成对敌作战平台“洗脑”式的夺控。

“特种作战”频谱不断拓展。近几场局部战争的实践证明,除了营救人员、定点清除等关键任务外,“特种作战”并非“特种部队”的专利,常规部队的“特战化”使用成为常态。比如,俄军近来在报复袭击机场的武装分子的行动中,就是先由情报人员引导打击,然后发射“红土地”制导炮弹予以歼灭。驻叙的2000余名美军,主要充当军事顾问,承担武装培训等特种任务。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叙利亚战争中,美俄陆军仍将完成“特种作战任务”为主,并将持续扩大“特种作战”的任务频谱。

军眼荐书

《叙利亚战争启示录》

马建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

在出兵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历经“新面貌”军事改革的俄军,战略上的运筹帷幄令人叹服,战术层面的力量使用同样吸引眼球。《叙利亚战争启示录》一书,将叙利亚战局的演变放在大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站在国际格局重构与战争形式变革的经纬线上,纵览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全局,以鞭辟入里的思辨破译俄罗斯“胜战密码”,从俄罗斯民族性格到叙利亚动乱缘起,从混合战争的由来到俄罗斯“战争外交”的细节,都进行了深入剖析。该书既有深厚的科技智慧作底蕴,又有鲜明的军事特色作支撑。

(闫文博辑)

阿夫林,为什么是你?

■本报记者 张文文

兵史地志

橄榄枝,和平的象征,友好的化身。然而,土耳其日前发起“橄榄枝”军事行动,剑指盛产橄榄的叙利亚阿夫林地区,似乎一点也不友好,更谈不上和平。

从地理上看,阿夫林位于叙利亚北部核心阿勒颇省的西北部,并向土耳其方向突起。阿夫林河自北向南穿过长满树木的山坡,郁郁葱葱的山谷和肥沃的红土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阿夫林在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因此成为叙利亚文物古迹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以玄武岩雕像而闻名的艾因达拉神庙,就因处在阿夫林地区的艾因达拉村而得名。只可惜,在此次“橄榄枝”军事行动中,被毁于一旦。

除了地理因素之外,阿夫林成为土耳其此次行动的目标,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库尔德人问题。

借助美国的支持,叙境内的库尔德武装不断发展,在人数和控制区域上已经成为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对叙局势未来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阿夫林地区被称为“库尔德人的村庄”。这里有上百个繁荣的库尔德人村庄,是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2012年,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下属的“人民保护部队”利用叙利亚内战之机,控制了阿夫林地区,这里也成为库尔德武装在土叙间

走私武器的通道。

更重要的是,库尔德武装一直试图将这一地区与其控制的叙东北部地区连接起来。一重视境内库尔德分裂势力为心头大患的土耳其,自然对土叙边境的这一动态时刻保持警惕。土耳其曾于2016年8月在叙北部发动代号为“幼发拉底盾牌”的军事行动,力图与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合力,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逐出叙土边境地区,同时阻止叙境内的库尔德人势力进一步发展,遏制土境内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倾向。近期,美国宣布要在叙东北部建立所谓“边境安全部队”,其中就包括“人民保护部队”。虽然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举是希望改造库尔德武装,使其从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反恐力量变为反对巴沙尔政权的反政府力量,但在土耳其看来,库尔德武装的壮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此次在阿夫林地区采取“橄榄枝”行动,也是要“先下手为强”。

阿夫林河畔,分布着很多罗马时代的城市废墟。这些废墟,诉说着这个地方千年来史诗般的争夺,也促使人们思考今天这里依旧存在的困境。建立一个“民主联邦制”国家,是库尔德人的梦想;在土叙边境建立一个“没有恐怖分子”的安全区,是土耳其的愿望。然而,在缺乏沟通与理解的情况下,一方梦想的实现,可能就是另一方的噩梦。难题如何破解,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战争中“看不见的手”

■郑蜀炎

虽然关于战略的定义差不多有一百种,但对一般阅读者来说,观历史就像看戏剧,总是惊艳于那些摄魂揪心的曲折情节和梦幻般绮丽的色彩。战争史亦如此,最吸引人的篇章要么是血与火战场上披坚执锐的厮杀,要么是谋于密室奇兵诡道、阴谋暗水……然而,如同市场是操控经济“看不见的手”一样,有些未见兵戎、未闻其杀伤力的战略思维,一旦从战争舞台幕后出手,便持续改变着战争的形态和进程。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迈克·霍华德一语中的:“真正的意义深长的变化不在军队持有的武器,而在军队本身的建设。”

拿破仑闪亮登场后,很快就成为一个大道理浮屠般的英雄。但翻阅军事史不难发现,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也就是说,这个矮个子的科西嘉人将欧洲搅得七零八落,靠的并不是什么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其所倚者,制度也。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为了对抗欧洲反法联盟,法国首次推行了全民义务兵役制。拿破仑以此全面取代了雇佣制的招募兵员制,不仅保证了战争对兵员数量的需求,而且革除了雇佣兵制的诸多弊端(如军官为贵族世袭,雇佣农奴为伍),激发了普罗大众的民族主义热情。恩格斯对此评价甚高:“他发现了在战争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

这个制度还有一个受益者是普鲁士——这个先有军队、后有国家的典型军国主义联邦,因大小邦国的分崩离析折腾得军力弱小。正因为如此,其对先进的观念有着超强的接纳性,随着义务兵役制的引进,“铁血”之军横扫欧洲战场,百年之间几乎彻底改变了欧洲版图。

再回来谈拿破仑。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大约是军事爱好者们最津津乐道、传颂最多的战例,传奇英雄的雕像由此坍塌,直至黯然离去魂归大西洋。此役战事,拿破仑几乎是独自统帅或支撑着如此庞大的军团。事实上,被他誉为“伟大的法国参谋长”的贝尔蒂埃,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在扮演一个伟大秘书的角色。贝氏不敢摆其虎须,但却能够充分理解拿破仑的意图,并能将其不甚明晰的思考、只言片语的口述迅速转化成详尽而准确的作战命令下达。事也凑巧,偏偏滑铁卢战争期间贝尔蒂埃不在身边,蹩脚的参谋长苏尔特由于对拿破仑作战意图的理解不透,结果左右支绌,把整个战场调得一团糟。

经济学是解释人类合作秩序的科学,同时也解释着战争的进程与胜负。我们知道,火药和火器都发明于中国,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相当的技术领先优势,明代中国手枪已达到连发3响的水平(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破城后,就手持一把“三眼铳”防身)。但欧洲国家却依靠工业革命,获得了足够的价格优势。以手枪为例,中国的价格高于法国3倍、英国9倍。在无战事的年代,我们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摆得喘不过气来。

历史学家有“战争铁砧上锻造的欧洲”的说法,但不要忘记,这“战争铁砧”往往是在金融交易中铸就的。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史中,几乎所有的传奇都和战争的投资与投机有关;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后的首要职能,就是保证英国政府通过借债市场获得持续而低廉的资金,从而使英国在与法国的多轮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意大利的城邦小国,如佛罗伦萨、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在欧洲残酷的战争中有一席之地,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丰厚的金融资源……

据说,当年游牧民族纵横天下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长期与马接触产生了某些抗体,在抗御天花等病毒上远胜农业民族有优势,确保了冷兵器时代至为重要的强壮体魄。尽管这只是一种说法,但对于战争中那些“看不见的手”,我更愿意借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话:“重要的不仅在于看见,而且在于怎样看见。”